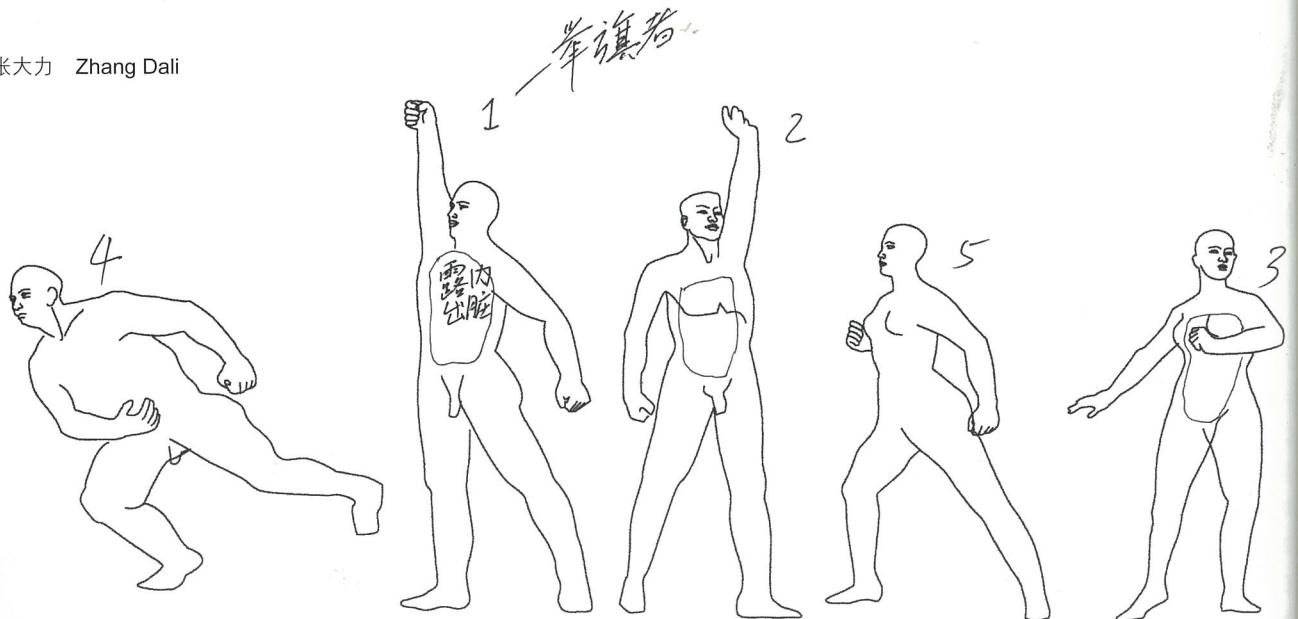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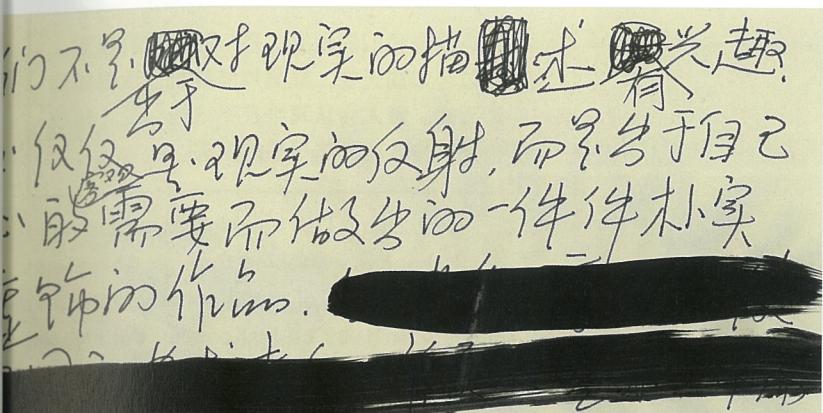


《我们》典型社会现实下的典型人物标本 WE:A Typical Human Specimen of A Typical Society Reality

张大力 Zhang Da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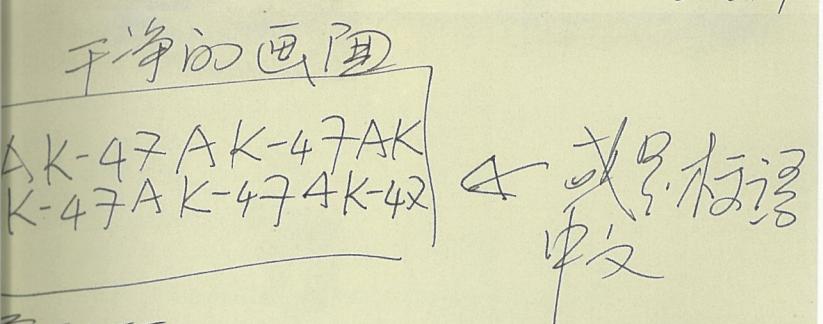


| #1 我们 综合材料 张大力
| #2-5 《我们》创作草图 张大力



人不可能发明了什么，只是发现了
它，因为它一直存在，无论在什么时
候、无论有没有人类。人类的大脑
是世界的产物。

①
200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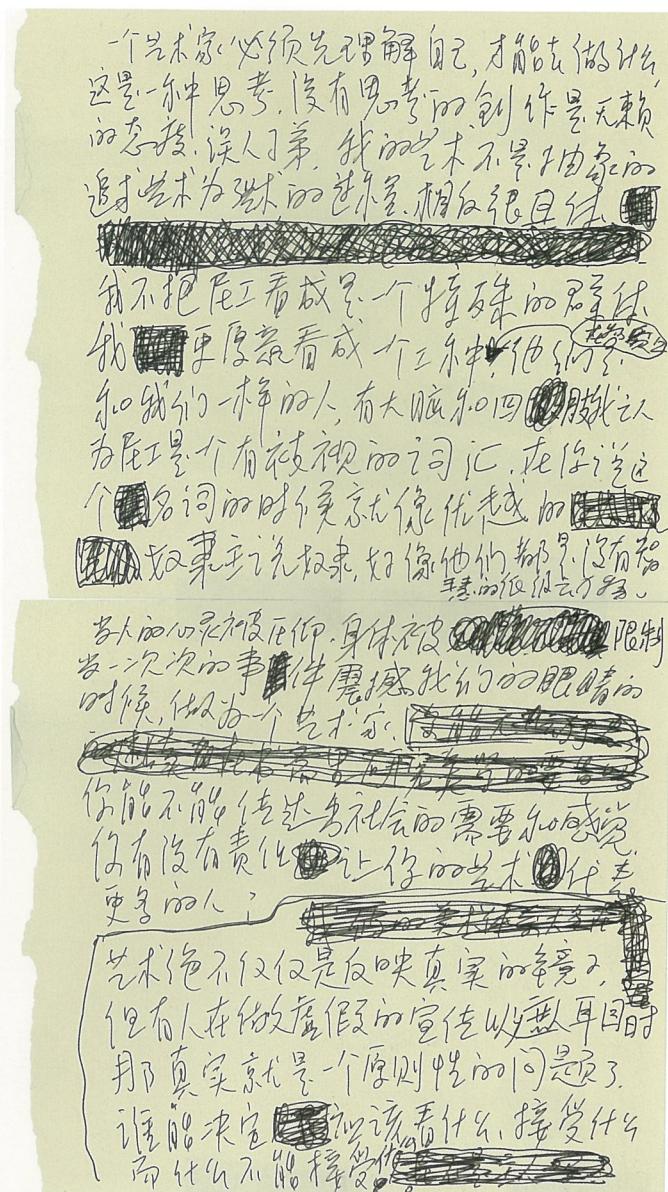


表现“树屋主义” 在……之间

人间

舞 台：真人标本倒悬在空中。

108.4.26 (2)



(3)

人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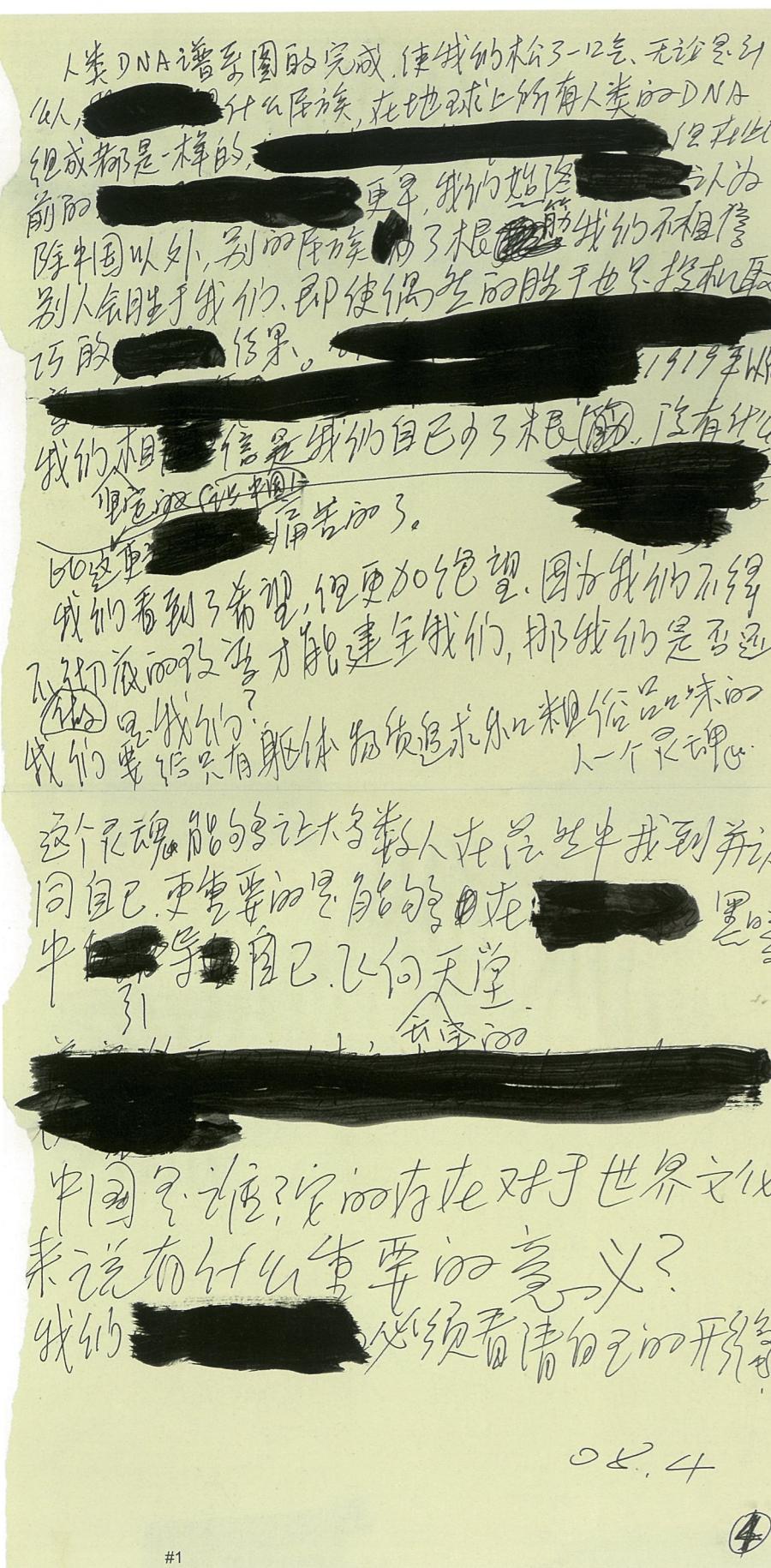
土

八月
要做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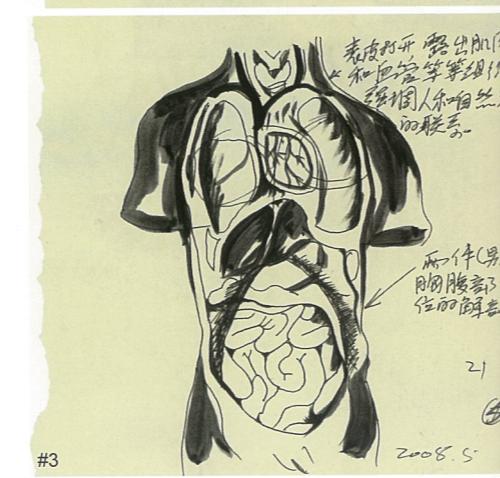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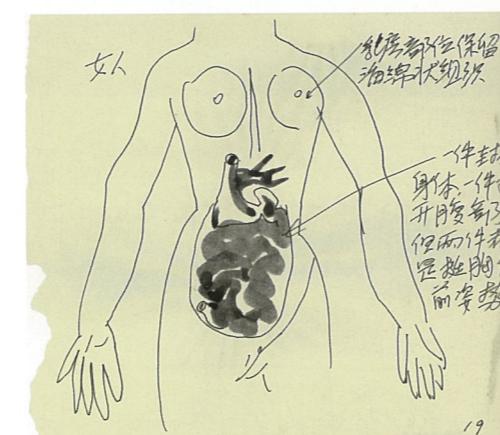
(2)

OK. 4



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是一种极端的现实：垃圾如同天堂、酸臭如同馨香、活着如同死亡。没人会认真地在乎这些，没人想改变，冷冰冰而热乎乎的现实。

Artist Zhang Dali has highlighted the rapid social changes sweeping through China with a provocative mix of graffiti, photography and sculpture. In 1989 he first painted the stylized head image that would prove to be the keystone of his most famous creation. Later, Zhang returns to the heads and chisels out portions of them. These voids offer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changes sweeping through Beijing as its leaders bulldoze traditional neighborhoods to make room for modern apartments and shopping malls. Throughout his career, Zhang has aimed to document the changes sweeping through Chinese social culture and highlight th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fringes of, and most vulnerable groups in, society. His work has aimed to open a discussion with his compatriots about these issues.



《我们》不是出于对现实的描述有兴趣，也不仅仅是客观现实的反射。而是出于自己内心的需要，所做出的一件件朴实的作品。

人类不可能发明什么，只是发现了什么，因为它一直存在，而人类的大脑也是世界的产物。

一个艺术家必须先理解自己，才能去做什么。这是一种思考，没有思考的作品，是无趣的作品。

人类的DNA谱系的完成，使我们松了一口气。无论是什么人、什么民族，在地球上所有人类的DNA组成都是一样的。但在此前的更早，我们始终认为除中国人以外，别的都少了根筋，我们不相信别人会胜于我们，即使偶然的胜于也是投机取巧的结果。1919年以后我们坚定的相信是我们自己少了根筋，没有什么比这更痛苦的了。

我们看到了希望，但更加绝望。因为我们不得不做彻底的改变，这样才能健全我们自己，那我们是否还是我们？

中国人是谁？他的存在对于世界文化来说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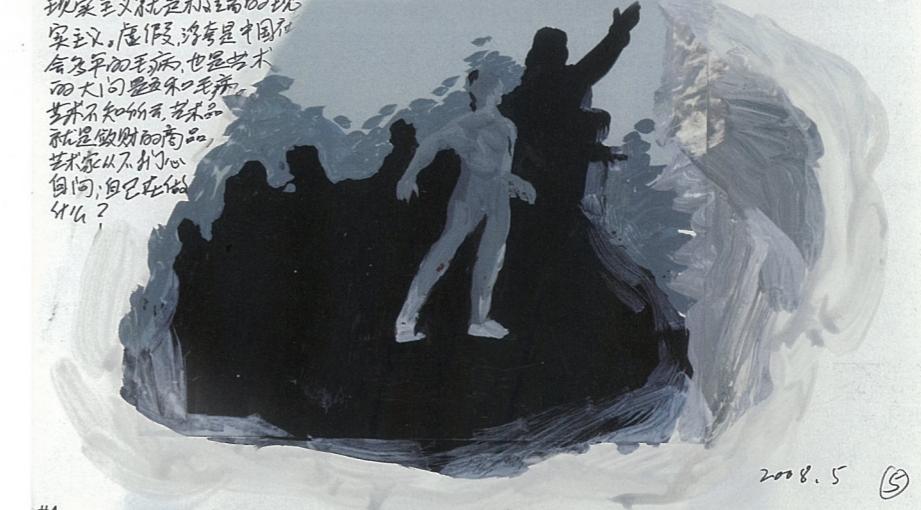
《我们》把身体固定住，然后再组合成一组具有象征意义的群雕。这些动作要从过去常见的大型群雕里选出来，因为他们是历史记忆的动作，是历史的凝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型形式，也是我们过去多年的创作主题，比较符合三突出的文化政策和美学观。最终是为了终结这种大而空的形式主义，回到真正的现实主义，从现实里找到可表现的题材及让问题回到其原始的面目。真正的现实主义就是极端的现实主义，虚假浮夸是社会多年的毛病，也是艺术的大问题和毛病。艺术不知所云，艺术品就是敛财的商品，艺术家从不扪心自问：自己在做什么？

死了到底有没有灵魂？如果没有，那精神的思考又有什么意义？每一个费尽力气的盒子里都是活着的尸体？都是坟墓？“不知生不如死”？“死后知万事空”！人如同枯木盆景虫一样活着，行为没有方向，行事没有礼仪。

#5

把身体固定住，然后再组合成一组具有象征意义的群雕。这些动作要从过去常见的大型群雕里选出来，因为他们是历史的凝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型形式，也是我们过去多年的创作主题，比较符合三突出的文化政策和美学观。最终是为了终结这种大而空的形式主义，回到真正的现实主义，从现实里找到可表现的题材及让问题回到其原始的面目。真正的现实主义就是极端的现实主义，虚假浮夸是社会多年的毛病，也是艺术的大问题和毛病。艺术不知所云，艺术品就是敛财的商品，艺术家从不扪心自问：自己在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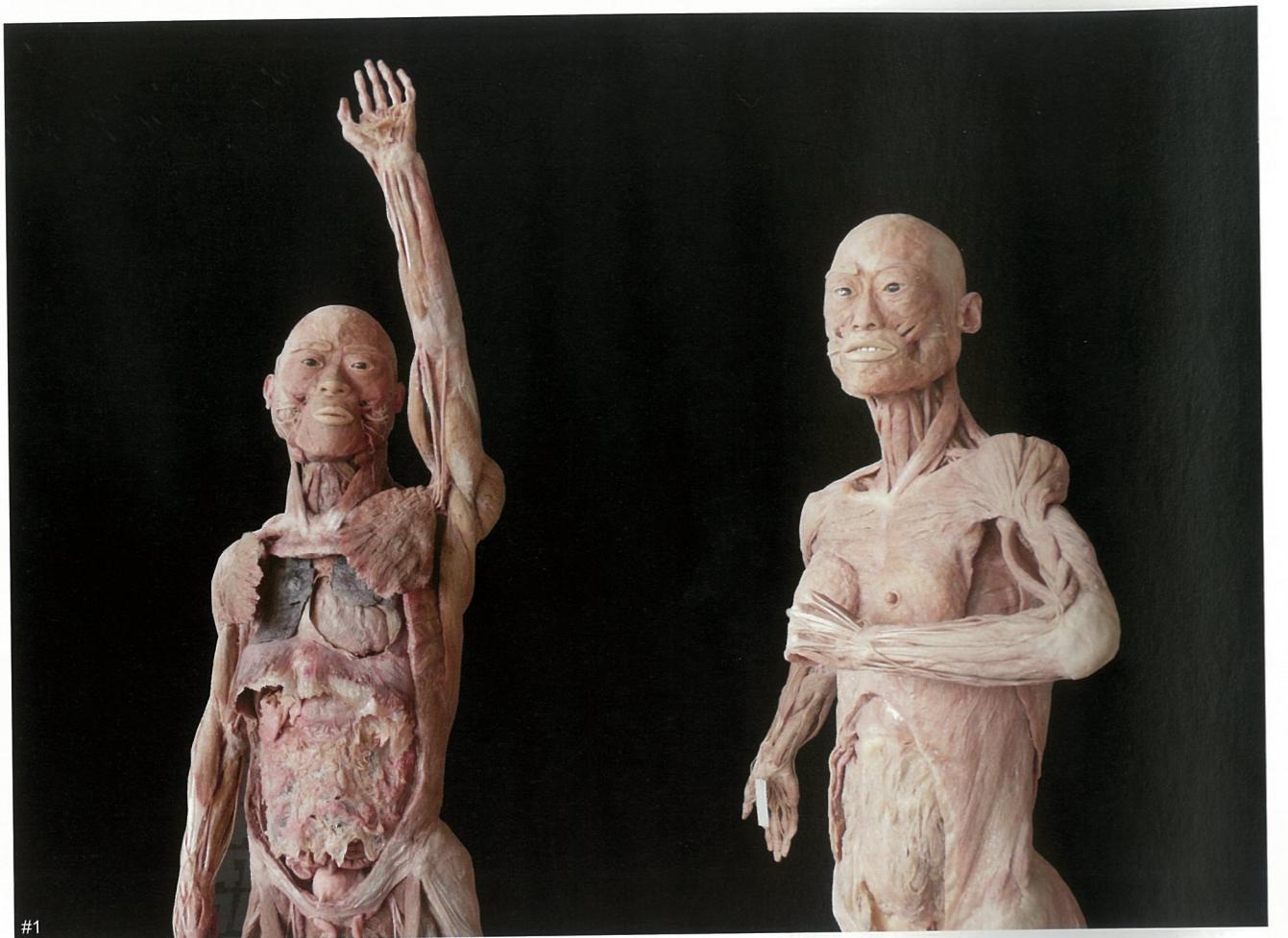
2008.5 ⑤



死了到底有没有灵魂？如果没有，那精神的思考又有什么意义？每一个费尽力气的盒子里都是活着的尸体？都是坟墓？“不知生不如死”？“死后知万事空”！人如同枯木盆景虫一样活着，行为没有方向，行事没有礼仪。

2008年5月

#1-5 《我们》创作草图 张大力



#1

1、现实的极端：

- A、一切艺术史都是思想史的表现，艺术史就是思想史。
- B、《我们》的艺术创作目的不但是对艺术形式的反叛，也是对精神领域的反抗。

C、《我们》看到我们的肉体被概念化、口号化，看到我们的活标本。

和市中心广场整洁干净的面貌以及井井有条相比，离它仅仅几公里的黑桥，整个空气中都弥漫着腐败酸臭的味道。夏天暴雨过后的强烈日光，让这种味道更加不能忍受：鱼骨、烂菜叶子、人的屎尿和污水；垃圾点燃后烧焦的黑渣。野狗成群的嬉戏着，滥交、嘶咬、对经过的人们视而不见。家家户户都在扩张盖房子，往上加盖、无序和混乱的结构、黑暗逼仄的空间有如洞窟。活着的人们钻进钻出，毫无尊严的生着，如同荒野的草芥自生自灭。如果地震，这种低劣的房屋质量及密度必然会造成极大的伤亡。

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是一种极端的现实：垃圾如同天堂、酸臭如同馨香、活着如同死亡。没人会认真地在乎这些，没人想改变，冷冰冰而热乎乎的现实。这是由社会条件而决定的人，不是天生注定的，不乏能力但缺少动机。

在死后的工厂里，肉体似乎得到了些认真地对待，因为可以带来利润，比活着更值钱和更受重视。

人们一直想保留肉体的愿望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终于能够实现

了，但是价格却非常昂贵。

死了还有灵魂吗？如果没有，那思考又有何意义？

2、身体的社会学含义：

A、科学的发展并不能指出我们有多大的进步。我们被概念化、操纵化，然后空洞化了。

身体和精神本是硬币的两面，而现实告诉我们身体只有社会学的含义。

B、在一出著名的舞剧动作解释里，动作就是政治姿态的解说词：他迈着矫健的步伐，阔步向前；它腾空而起，雄姿勃勃（“射燕大跳”，“背刀飞腿”，“燕跳式”，“小蹦子”接“拉腿绷子”，劈刀“亮相”）。这些动作都是出自同一模式，它是钢铁和意志的外部表情，是政治化和仪式化的社会现实主义的特点。身体被现实社会塑造了以后变成了只属于这个典型社会的产品，这种产品可以大量的复制，最后只有了共性的特点。或者说是一种后精神的附属品，它丧失了与生俱来的精神。

C、这条产业链按照既定的模式与程序，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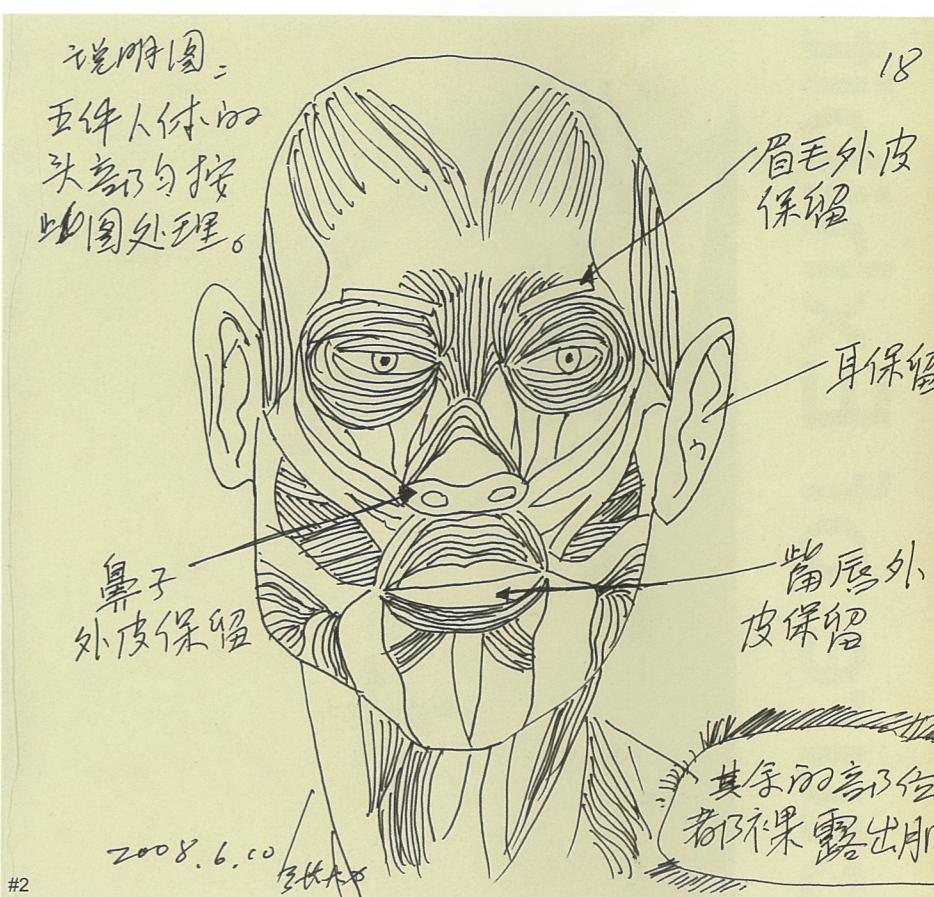
停的制造着“产品”，而这些产品最终在和更大的文化圈碰撞后，在现实层面和创造力量上都是伪劣品和废品。

3、稳定的金字塔：

我们可以用手去触摸自己，他们会使你知道你自己的历史。这是解剖和求证的过程，认清自己绝非易事，历史的超稳定的深层结构就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里，我们不知不觉地使用和遵守其暗藏的规则。因此呈现的面貌是非主动性的、配合的，最后忘了配合的目的。有人自以为是群体利益的代表者，而大多数人是跟随和盲从。这是一种政治现实，是一种冷酷的面孔。人们永远也看不见事件的真正原因，及对其重要性的精确描述。经历了就经历了、发生了也就发生了，不问为何经历与发生，反正大家都知道结果还在后面。活着就是被动的过程，你并不知道历史的深层结构就在过程中被注入到每一个个体的骨骼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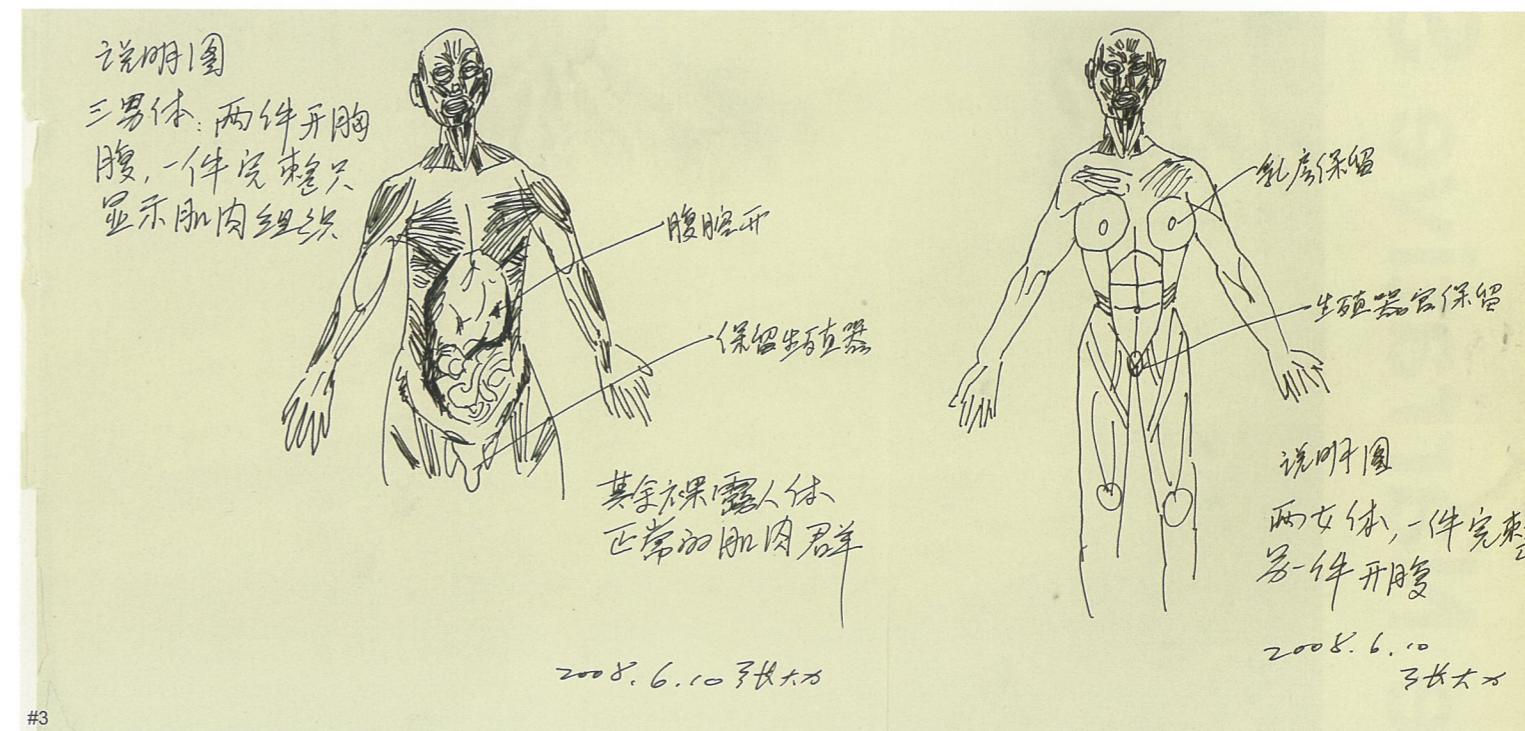
4、不朽和永恒

艺术如今对于我们而言早已失去了真实生活的来源，它们如此做作，对表面事物的关心胜于对实际的理解，它被转换成了虚假的创作理念，而不是保持其在现实中的必然性。极端的现实应该让我们清醒，让我们关心真实真正的生活。从点点滴滴窥探到我们生活的背后是由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所指引和规范着，并看清这些因素是如何通过物质化体现出来又如何被接受的。我们要从过去腐朽的艺术形式束缚之下解放出来，而最关



键的应是从控制这种形式的思想根源里解放出来，否定形式的正确性。

我们是文明的继承者，认识并了解我们存在的价值就是推进和认同我们文化价值的重要基础，进而使这种价值在历史中不朽和永恒。



#3